

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  
銘發明聖人之微意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  
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未  
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未  
行用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  
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  
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  
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西銘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  
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  
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氣之論一而分殊墨氏  
先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  
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  
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  
而推無父之極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  
至於無父之極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  
體而不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  
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人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  
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知道即授  
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姑知為學

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  
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  
無親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  
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  
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  
他善推其所謂推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也故也理一而分殊  
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  
謂稱物遠近親疏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  
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  
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過其散無分而不及用蓋指  
過其流自私自愛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  
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害仁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  
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  
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  
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  
曰來諭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

育無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  
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  
間斷此說以推廣而己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  
手禽獸者以是而礙蓋天地中斷者但人得其秀  
焉獸如木生說亦有礙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  
禽獸如木生說亦有礙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  
而最靈也若謂中和之氣所聚禽獸間斷者但人得其秀  
所以異也若謂中和之氣所聚禽獸間斷者但人得其秀  
息間斷即推禽獸之體亦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  
得之即恐推測體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  
一須體認却無此病又云從此推分殊然與物同體象  
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行認  
得伊川所謂理一而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  
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  
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死於此不識痛癢了透徹即  
是有知覺了之體段若於此不識痛癢了透徹即  
何因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即  
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即

正立於此仁之一字正道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  
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之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  
爾○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  
乎禽獸者先生不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  
得其說各謂此天地生物之本乎一源無人與禽獸草木之  
生莫不各具此理其更體所謂仁也又問平李氏曰有  
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所謂仁也又問平李氏曰有  
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存之  
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存之  
以見其為仁存之然則仁與物不為仁與物不為仁  
之為仁而存之然則仁與物不為仁與物不為仁  
理一分殊而龜山又知字上用著力恐亦其分殊之說  
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其分殊之說  
槩得之又問詳伊川故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  
此一句言理之詳伊川故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  
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一內外為可又問  
合而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一內外為可又問  
有許多差別雖一而殊錯揉不可其名狀一所以為仁間  
有畢顯所以雖一而殊錯揉不可其名狀一所以為仁間  
異畢顯所以雖一而殊錯揉不可其名狀一所以為仁間



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  
己巳晦翁題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西銘二

總論附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  
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  
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  
之意如何見得仁體此  
處為仁之體乃言天地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又問  
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  
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  
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  
己巳晦翁題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西銘二

總論附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  
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  
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  
之意如何見得仁體此  
處為仁之體乃言天地理  
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  
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  
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  
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  
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  
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  
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  
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  
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  
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  
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  
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

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  
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  
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  
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  
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又  
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  
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是言其  
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以包言所謂訂頑備  
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  
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  
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  
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  
不可失方是  
儒者氣象

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  
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  
仁孝之理備乎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  
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性之  
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性之所自來須  
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  
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昔游先生稱  
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諭其旨愚謂中  
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其體其性之非教人以全  
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乾坤之賦予而終  
篇反復推明子而欲人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  
天地克肖之明子而欲人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

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  
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  
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  
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原道言率性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  
從上面說來原道言性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  
性說却不妨有仁之道數句如何首句極不是定名  
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數句如何首句極不是定名  
○韓子於道未說其大體規極分明但銘原道之宗祖  
從來而體察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  
見而深淺也○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  
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得  
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







其中間又有如是等相離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易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濁虛兼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非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錯獨於西銘見得。渠他處不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靜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尹和靜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得知次第，驟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

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碁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母人天地之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

為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親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是以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只是以人易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克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克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己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

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  
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  
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克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  
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  
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  
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  
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  
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

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  
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  
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  
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  
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  
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敵矣此仁義之道  
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  
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

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

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

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悁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

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

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一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一則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

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



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為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

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己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

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  
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  
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  
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  
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3

性理大全書

卷八之九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之八

皇極經世書一

觀物篇一之十二

以元經會之一

日甲一 月子一 星甲一

辰子一

以元經會之二

月丑二 星甲三十一 辰子三百六十一

以元經會之三

月寅三 星甲六十一 辰子七百二十一

以元經會之四



以元經會之五  
月卯四 星甲九十一 辰子一千八十一

以元經會之六  
月辰五 星甲二百二十一 辰子一千四百四十一

以元經會之七  
月巳六 星甲一百五十一 辰子一千八百一

以元經會之八  
月午七 星甲一百八十一 辰子二千二百六十一

以元經會之九  
月未八 星甲二百一十一 辰子二千五百二十一

以元經會之十  
月申九 星甲二百四十一 辰子二千八百八十一

以元經會之十一  
月酉十 星甲二百七十一 辰子三千二百四十一

以元經會之十二  
月戌十一 星甲三百一 辰子三千六百一

月亥十二 星甲三百三十一 辰子三千九百六十一

邵伯温叙篇曰此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日為元元之數一月為會會之數十二星為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為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

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  
世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十二萬九千  
六百年是爲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  
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後數窮  
矣。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也。經世但著一元  
之數舉一隅而已。引而伸之則窮天地之數可知矣。  
日甲日之數一歲一周。月子至亥月之數十二歲十  
二周也。星三百六十隨天而轉。日一周歲三百六十  
周也。一日十二辰。積一歲之辰則歲四千三百二十  
辰也。自子至巳作息。自午至亥作消。作息則陽進而

陰退。作消則陰進而陽退。開物於月之寅星之巳七  
十有六。閉物於月之戌星之亥三百一十有五月。至  
巳之終當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爲陽極。陰陽之餘空  
各六月。至亥之終當辰之四千三百二十。爲陰極。陰  
陽之餘空各六。凡二十有四。以當易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之數焉。除四正卦。凡六四六二十四。三百  
八十有四。去其二十有四。則所存者三百六十也。四  
正卦謂乾坤坎離。居四方之正位。反復不變。故謂之  
四正經。世一元之運數舉成數焉。消息盈虧之法在  
其間矣。所以藏諸用也。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

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揚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歷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觀物篇十三之二十四

以會經運一至十二

以月寅至月戌九會經二百四十運而繫之以世三十九年

與歲甲子至癸巳開物始月寅之中經星之巳七十六

閉物終月戌之中經星之戌三百一十五

邵伯溫曰此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

觀物篇二十五之三十四

以運經世一至十

以月巳之星癸一百八十至月午之星辛一百八十八十運經一百二十世而繫之以歲與事紀事起二千一百五十六世內之甲辰唐堯即位元年止二千二百六十六世內之已未周世宗顯德五年

邵伯溫曰此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

觀物篇三十五之五十

日日聲平闕止辰辰聲入翕總圖一十六

每聲平上去入各四以開發收閉四音和之自一之一

至一之十二各十圖如日日聲平之一闕則開音清和

此做為圖一千九百二十

水水音開清止石石音閉濁總圖一十六

每音開發收閉各四以平上去入四聲唱之自一之一

至一之十各十二圖

如水水音開之一清則平聲闕唱之自一之一十二圖至一之十餘

此做為圖亦一千九百二十

邵伯溫曰此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太陽之數十少陽之數十太剛之數十少剛之數十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數凡四十六太陰之數十少陰之數十太柔之數十少柔之數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數凡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以一百六十因一百九十二得三萬七千二百二十是謂動植之全數



一百六十內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  
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內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  
之體數四十得百五十二是謂動植之用數以一百  
一十二唱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以一萬  
七千二十四唱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  
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物有  
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爲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  
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  
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爲八卦自  
八卦而爲六十四天地萬物之數備于其間矣此與

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聲卽元之元日之日也日  
月聲卽元之會日之月也日星聲則元之運日之星  
也日辰聲則元之世日之辰也自餘皆可以類推之  
也

觀物篇五十一之六十二

書內篇

凡一十二篇

邵伯溫曰此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  
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  
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

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趙氏震曰。皇極之數。先天之嗣也。元會運世六卷。凡三十四篇。如易之上經。聲音律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之下經。觀物十二篇之文。所以暢二數之義。如易之有繫辭焉。夫道不囿於數。而數實該乎道。昔之負才氣者。雖使十年不仕。而事於數。康節殆未之許。吁。是豈易言者哉。

皇

極

經

坤  
之  
變  
物  
為  
日

☷

皇極

辰

☷  
水為  
雨化  
物  
之  
走

大  
北  
極  
之  
星  
也

☷

土為  
化  
物  
之  
草

日  
火為  
化  
物  
之  
飛

☷  
之  
星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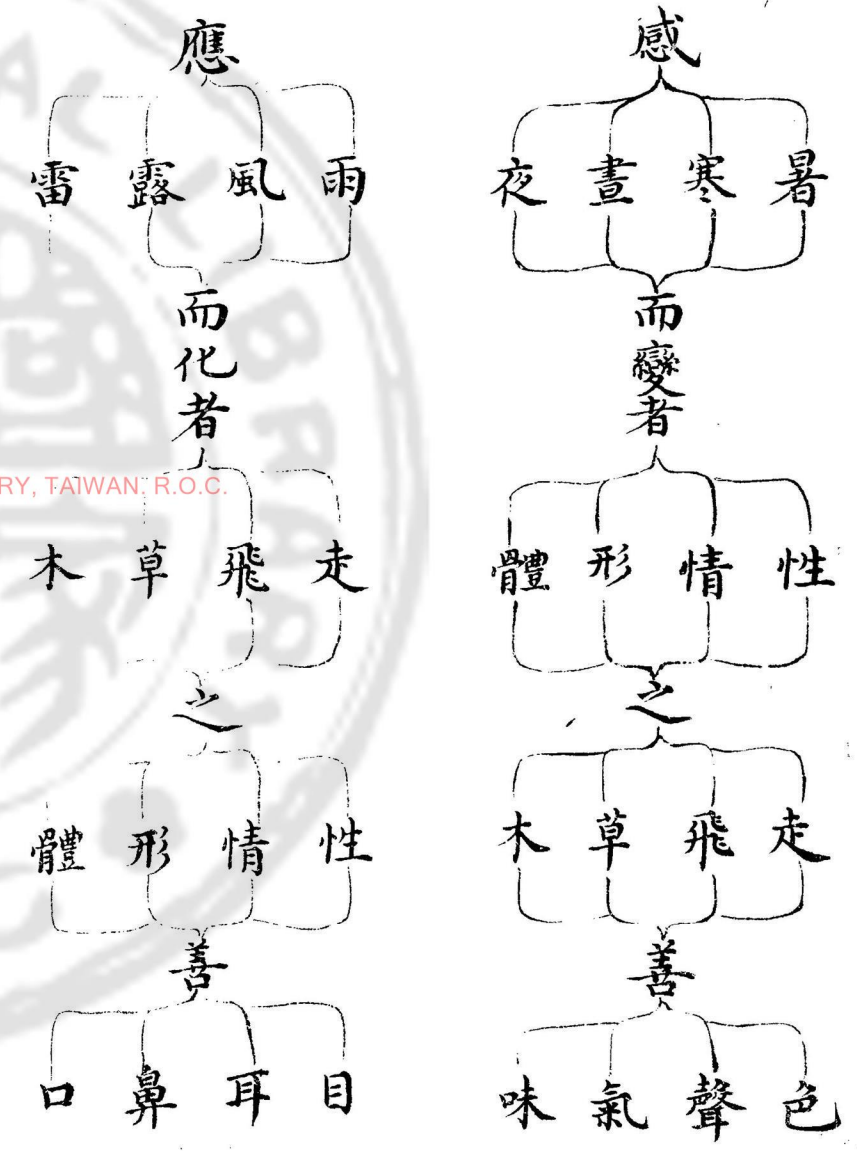
☷

星為  
化  
物  
之  
形

☷

辰  
之  
星  
也

# 世 總 圖



天 陰陽 日月星辰

一 日月星辰

天 日月星辰

日月星辰

變 暑寒晝夜

一 暑寒晝夜

變 暑寒晝夜

暑寒晝夜

感 性情形體

一 性情形體

地 剛柔 水火土石

一 水火土石

地 水火土石

水火土石

化 雨風露雷

一 雨風露雷

化 雨風露雷

雨風露雷

應 走飛草木

一 走飛草木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感 性情形體

一 走飛草木

性情形體

走飛草木

人 目鼻耳口

物 聲色臭味

一 目鼻耳口

物 聲色臭味

人 目鼻耳口

一 聲色臭味

目鼻耳口

聲色臭味

事體用 皇帝王霸

業心跡 易書詩春秋

一 皇帝王霸

業 易書詩春秋

事 皇帝王霸

一 易書詩春秋

皇帝王霸

易書詩春秋

邵伯溫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為物物化而為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有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形之判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變於上而日月星

辰生焉剛柔化於下而水火土石成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萬時生焉體交於下而萬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長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

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源也日爲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爲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爲運運者時之行也其數三百六十年爲世世者變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觀矣以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分毫釐絲忽眇沒亦有數焉皆統於元而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爲消長盈虛在人則爲治亂興

廢皆不能逃乎數也。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太剛爲火，太柔爲水，少剛爲石，少柔爲土。陽之數十，陰之數十二，剛之數十，柔之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凡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凡四十，有八四而因之，得一百有六十。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得一百九十。有二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以陰陽剛柔之體數互相進退，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陰陽剛柔之用數更唱迭和，各得

萬有七千二十四。是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日月星辰之變數，水火土石之化數，是謂動植之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并相唱和，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本數者數之始也，體數者數之成也。用數者數之變也，致用則體數退矣，體數退則本數藏矣。體退而本藏，則變化見矣。故謂之變化之數。變化者生生不窮之謂也。萬物者動植之謂也。故謂之動植之數。萬物之數滋而生焉，故謂之動植之通數。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無

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乎暑  
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  
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  
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暑寒晝夜變乎情性形體者  
也雨風露雷化乎飛走草木者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  
感乎地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  
應而後物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  
之情也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唯誠之謂乎凡在天地  
之間蠻夷華夏皆人也動植飛走皆物也人各有品物  
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數存焉推之於天地而後萬

物之理昭焉賾之於陰陽而後萬物之數覩焉天氣下  
降地氣上躋陽唱於前陰和於後然後物生焉天地有  
至美陰陽有至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駁或淳或漓故萬  
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咸其  
自取之耳至于聲色形氣各以其類而得焉可考而知  
聲音爲甚聲者陽也而生于天音者陰也而出乎地知  
聲音之數而後萬物之數覩矣知聲音之理而後萬物  
之理得矣人之有類亦由物之有類也人類之數亦由  
物類之數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于太極者其唯人  
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